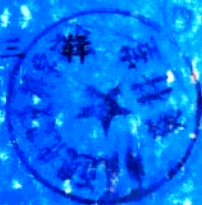


万县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8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万县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库里申科遗象

(档案馆供稿)

库里申科(前排中)和他的战友们

(市档案馆供稿)





在西山公园的库里申科墓 (刘邦定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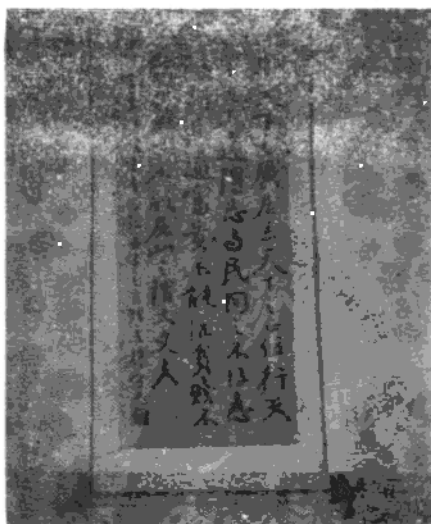


原省政协常委、市政协3—6届副主席
廖敬安同志追悼会会场 (刘邦定摄)



市政协紀念劉孟伉同志95歲冥壽會場

(劉邦定攝)



穆守志書法

1947年作



机关干部积极参加修建和平广场的义务劳动

(朗华摄)



今日的广场公园 (刘邦定摄)

目 录

随朱总司令长征·····	许中砥 (1)
忆在庆祝京沪杭解放大游行检阅台上的刘 伯承司令员·····	刘培生 (7)
永生难忘的教诲——忆40年前聆听邓小平 同志的一次报告·····	刘邦定 (9)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库里申科·····	刘邦定 (13)
回忆刘孟伉同志在云辜南乡的斗争·····	吴子见 (17)
哭阿父·····	刘祥纶 (25)
念子纶·····	刘孟伉 (27)
廖敬安同志传略·····	刘 恺 (28)
我的父亲穆守志·····	穆士明 (35)
清理万县市图书古籍记·····	穆守志 (46)
抗战时期金陵中学在万县·····	罗 泓 整理 (51)
我的起义经过·····	段若文 (61)
中央军校生活的片断回忆·····	胡薛军 (69)
我所知道的万县教育会·····	何朝俊 (75)
从烂车坝到绿化公园 ——万县市和平广场40年的变迁·····	陈袭伟 王明龙 (79)

随朱总司令长征

许中砥

1935年红军四方面军进入长征，翻雪山，过草地，那种日子是极其艰苦的。特别是在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导致下，害得四方面军的同志翻三次雪山，过三次草地，辗转折腾多达一年之久才到达陕北，使红四方面军蒙受重大损失。回思那时过雪山草地因冻、饿、战斗或无辜被错杀而失去生命的同志们，心里就感到非常难过。

过草地时，我在四方面军总保卫局特务队当文书。1936年6月我们特务队天天和朱总司令在一起行军，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同志身挎一支驳壳枪给总司令作警卫。原因是由于张国焘搞阴谋，叫公开的警卫员秘密监视总司令，因此康克清同志便肩负起警卫任务保护总司令。

总司令在长征过程中，虽然受到张国焘的种种排斥和威逼，但他始终坚持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不懈地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不移地遵守党的决议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在张国焘坚持南下，企图夺取成都的进军中，只占领了成都以西的天全、芦山、宝兴、荣经等几个小县，就折腾了两个多月，使四方面军遭受很大损失，伤亡近万人。由此张国焘在芦山召开了一次党代会，总司令在会上就本着1935年中

央红军在这一带与敌人决战中取得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义正词严地提出批评说：“我早就说过，南下，不执行中央“沙窝”会议决议是错误的。现在我们还是得北上，要执行北上抗日的方针。”这件事是我们天全道委书记（实际是县）李忠权同志给我说的，李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俩关系很好。1936年11月在保安县（今志丹县）草坪开欢迎会时，在交谈中他讲了芦山县党代会上总司令的发言，我们互相称颂总司令坚持正确路线敢于斗争的崇高品质。

张国焘打击迫害红军中知识分子的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也完全是事实。1933年在通江时，我亲眼见到有十多人（包括中央派来的联络员）天天被弄去印石印。在翻雪山的党领山时，我看到他们（包括廖承志、朱光在内）被六挺机枪押着，有时还叫他们抬担架，如抬病着的省委书记李文海。有的甚至遭到秘密杀害，如在炉霍县，一位中央派来的联络员（姓名不记得了）因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言不合张国焘的口味，当天晚上就将他捉拿押解到我们特务队戴上脚镣手铐，将其杀害。

总司令到四方面军后，经过一段时间耳闻目睹张国焘的这些极端错误的行为，非常气愤，他尽一切努力，设法保护廖承志、朱光等同志，当时廖、朱等同志是被软禁在我们保卫局的。到延安后，我们特务队指导员涂锡道和队长江士林对我说，朱总曾多次找机会对廖承志朱光二同志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胜利到来的时间是很长的，但一定要胜利是肯定的，你们必须认真坚持这一条。”记得1936年五一劳动节在炉霍县开会，那天，廖、朱二人自编自演了一幕活报剧，颇受广大指战员欢迎。

1935年7月，我们住在西康杂谷脑理番县（今理县）。

有一炊事员炒菜把桐油当菜油用了，吃饭后有些人发生呕吐，省委书记李文海（系刚提拔任省委书记而不识字的大老粗）当时就决定把用错了油的那一位炊事员杀了。隔一段时间后，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便狠狠地对李进行了批评。总司令说：“炊事员将油放错了，是工作责任心问题，并不犯死罪，怎么能任意杀工作人员呢？随便杀自己的阶级兄弟呢？”

省委书记李文海，在翻党领山前就病了，总司令很关心他，组织担架抬着他过草地，还将自己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点西药给他治病，（李文海后来死于草地途中）。这充分说明朱总司令关心爱护红军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多么深厚呀！

在快走出草地时的8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宿营在岷县所属大草滩附近的一个村庄，次日早晨起来，总司令发现红军战士晚上行军违犯了纪律，把老百姓的庄稼青稞麦子践踏坏了，总司令就以批评的态度，但又是温和的口气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什么用的，违犯纪律的不是好战士，你们懂么？今后要特别注意……。”红军战士（包括我们特务队的）中，有的就自觉的去把青稞麦子一株一株的扶起来再行军，并当面承认了错误。

总司令虽然有一匹马，但因草地无粮，别人的马都杀着吃了，可他的马虽未被杀，但总是叫伤病员骑着。饲养员常把马牵着，而又总是倾向于要总司令骑，但总司令又不骑，这就自然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矛盾。为这个事，总司令常常耐心教育饲养员说，要有更多的人通过草地才好，对革命才有利。从这件事情可看出总司令多么爱红军战士。

在长征中，我们同总司令行军有分有合，到1936年10

月下旬，我们特务队又和总司令在一起行军，经环县北到达陕北吴旗镇（今吴旗县）。11月26日上午，我们就到达陕北保安县与党中央毛主席会合。当时的保安县只有数十个破旧窑洞，没有房子，全县城只有百来户居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共住的一个院落，仅有那么两三个可以住人的窑洞。为了维护安全，院坝用荆棘、小树杆捆绑围起一道小围墙，围墙还留了一道专供进出用的门。总司令去时看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站在门口迎接，当时就激动得流下眼泪。张国焘也在场。

隔了两天又在附近的一个草地上新搭起了一讲台，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会场，开了一个二百多人的欢迎大会，很多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都讲了话，张国焘也讲了话。我是一个刚见世面经风雨不久的人，外省人讲的话有很多听不懂，总司令是四川仪陇县人，家乡人当然完全能听懂。会上总司令没有谈他和张国焘的问题，他主要谈道：“当前我们已经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地了，我们又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了，我非常高兴。现在全国都需要团结抗日，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每个同志更需要坚强团结，做抗日的先锋。我是共产党员，我时刻都要听从党组织的话，听党中央的话，执行中央的指示、决议……。”

在延安时期，我听过总司令在很多次大小会上的报告，他语言朴实，通俗易懂，我是最喜欢听他讲话的。我同总司令都是四川仪陇县人，居家相隔约20公里，但在参加红军前却不认识，只是听说有个朱玉阶在外干事，很有名气。虽在长征过草地中见面了，他是大首长，因没有找到可以借口的机会去接近他，所以一直是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我们红四方面军能脱离苦海，到达陕北，回到党中央、毛主席

席身边,是总司令坚持执行中央“沙窝”会议决议,不懈地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所赢来的。

本文作者许中砥：原市政协副主席

在庆祝京沪杭解放大游行检阅 台上的刘伯承司令员

刘培生

1949年，解放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4月23日，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解放；5月初，杭州、苏州相继解放；5月27日解放上海。6月底，西南服务团开始筹备，举行招收学员的动员大会。与此同时，军管会市政府又决定于7月1日举行京、沪、杭解放大游行。因为南京解放后，原来拟定的解放军入城式，没有正式举行，这次游行，解放军也得列队参加，因此，这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军民联合大游行。（南京市）学联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都积极参加庆祝和大游行的筹备工作。学联要我担任联络员，并分配我和部分同学协助工人和解放军一道担任大会主会场附近的纠察工作。

7月1日，一大早，我就赶到新街口执行纠察任务。我岗位就在孙中山铜像前的检阅台下面。这时虽然彤云密布，风雨欲来，但人行道上，窗口楼台，到处挤满了观看的群众；要道通衢，停驶的车辆象望不到尾的长龙，停憩在马路的一侧，特别是中山路，更是人山人海，万头钻动。刘邓首长和宋任穷、唐亮等领导同志陆续登上检阅台后，庆祝游行开始，刘帅发表简单讲话。接受指挥员报告后，以部队为前导的游行队伍就通过主席台，这时雷鸣电闪，风雨大作，雨水沿着人们衣领直往怀里灌。我的衬衣被雨水灌得象鼓胀的气

球，不断拧出股股清水，但检阅照常进行，首长们岿然不动。检阅台上没有一个人打伞、穿雨衣。作为游行前导的受检部队——步兵、炮兵、骑兵……按照建制，一队队一列列，一方方，威武雄壮地通过主席台。……这队伍如此齐整，如此庄严，如此英姿勃勃，又如此质朴可亲，对于看惯了国民党色厉内荏、军纪败坏的垮杆队伍的南京市民，简直感到神奇得不可思议，并且油然而产生一种贴心般的亲切感情，从内心深处发出钦佩和赞叹，特别是刘伯承司令员，在将近4个小时的检阅式上，在如注的大雨中，巍然屹立，不停地挥手向通过检阅台的解放军各个队列答礼。他那威武凝重、坚如铁塔、挺似巨松的身态，虽然粗布军服早已被雨水打成暗绿色，但“眼中形势胸中策”，那身经百战、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的确不愧为名震中外的红军战略家和百万雄师的元戎。

因为我的纠察岗就在检阅台离刘帅不到几公尺的地方，不仅有幸得观刘帅的名将风采，而且目睹耳闻，从刘帅在检阅中的两件事，获得了难忘的印象，更增加了对刘伯承司令员的钦佩和景仰之情。

检阅开始前，领导同志刚到检阅台就位，我就听到刘司令员雄浑的声音：“通讯员！”通讯员应声而到。“你们看”，顺着司令员手指的方向望去，在面临检阅台左侧路旁停放的车列中，一辆公共汽车的车厢上，赫然贴着一幅标语——打倒资本主义！“车厢上那幅标语是怎么写的？怎么写掉了‘官僚’两个字？我们现在要打倒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快去取下。”司令员语气的重音落在“官僚”二字身上。不一会，那幅标语就不见了。

大雨不停，检阅继续进行。“通讯员！”又是刘帅洪钟

般的声音，声音里透露着威严。“去看看，那是哪个部队的？这样的指挥员怎么得行？什么作风？快叫他把身上的雨布取下！”。

受检部队迎着检阅台走来，远处队列中一位骑在马上指挥员，背上披了一块半截雨布，等我看清楚时，已只有不到几十米的距离了。通讯员的自行车急驶而去，不一会，那位指挥员背上的雨布不见了。

看不清远处雨幕中那位指挥员的面部表情，但我仿佛听到他内心愧疚不安的跳动，我相信在场的目睹者无不从内心对司令员涌起由衷的赞佩。解放前，就听到过许多有关刘伯承传奇般的故事，今天却耳闻目睹，司令员在万头钻动和车列的长龙中，敏锐地察觉出一幅标语的原则性错误；在骤雨如帘、千军万马的行进队列中，从一位马背上同志的身上，发觉一块约两尺见方大小的小雨布。这难道只是刘帅独具“隻眼”的明察秋毫？不，远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司令员还有一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灵之眼，足以洞察一切！单从这两则事例，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同志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和治军的严明。想到自己即将作为西南服务团的一名战士，就要跟随刘司令员领导的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心里更抑制不住由衷的高兴。

本文作者刘培生：市政协副主席

永生难忘的教诲

——忆40年前聆听邓小平同志的一次报告

刘邦定

1949年7月下旬，我们上海西南服务团第一团2000多人到达南京，同西南服务团二团会师后，学习的任务更紧张了。除了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外，还经常有第二野战军的首长给我们作报告，如刘伯承、张际春、宋任穷等同志。这些报告多数都是在南京当时最大的礼堂——由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书写的“国民大会堂”里听的。首长们作的每一个报告，对我们这些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讲，都感到十分新鲜。通过讨论，对提高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都有很大的帮助。

9月下旬的一个上午，中队部通知下来，中饭后大家集合到国民党的行政院去听重要报告。那天下午，我们便从新街口附近的国民党财政部住所出发了，来到行政院的操场时，右边草地上已经坐满了一排排人，我们二支队三大队4个中队的近500名学员便依次坐到操场的左边。由于人还没有到齐，大家还可以随便出队去进厕所和休息。一个偶然的机，我听到几个站着的老同志在悄悄谈话：“今天是邓政委作报告。”我听到以后，迅速地把眼光转向前边不到10公尺的地方，看到一位首长正坐在那里抽烟，旁边有一个同志正在给他倒开水。“那个坐着的肯定就是邓政委”，我脑

子里一面清想，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我几步就走到邓政委的身边，仔细地端详着这位久闻大名的二野大首长，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前来干涉。我见他坐在一个方凳上，前面摆着一张条桌，桌子上放着一具送话器、一个茶瓶和一个搪瓷杯子。小平同志蓄着平头，上身穿着一件白布衬衫，下边穿着一条黄色军裤，一条腿靠在另一条腿上，抽着烟，双目炯炯，态度和蔼，他看我站在那里如此仔细端详着他，也用眼睛看了我两下，还莞尔地笑了。

我生平一共见到过两次小平同志，这次便是头一次。第二次记得是在1949年冬天，当我们行军过四川彭水县城时，他全身象我们一样，戴着军帽，穿着棉军装，腰束皮带，站在他坐的小吉普车旁，微笑着看我们这批学生兵快步向前。

小平同志那一天和第二天在国民大会堂连续作的报告，总题目叫《论老实》。

“今天我和大家讲的题目，是老实两个字。”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这是他开头的第一句话。听到这个地地道道的四川话，整个会场一下子便静下来了。

小平同志从青年与党的关系讲起，深刻地分析了青年人的优点和弱点，向大家提出了对党、对革命、对人民一定要忠诚老实的忠告。他说：“一个革命者的一切思想行动都应该服从工作需要，并且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自己。党现在把你们当作兄弟来培养，以兄弟的眼光来看待。因此希望你们也要对党的兄弟。他接着说：“党相信你们，并且相信将来你们绝大多数的都能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党现在对你们提出忠诚老实的要求，是从你们目前的觉悟程度出发，来教育提高你们的。”

接着，小平同志举了党在延安整风审干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教育大家。他说：“在前几年的整风审干过程中，某些同志就是因为所填的经历、工作、成分等与事实不符，夸大自己，谎报自己的学历，因而发生误会，引起了党的怀疑。因此，对于组织上发的表格，你们填西南服务团的表，都要忠诚老实地填写，不要弄虚作假，例如家庭成分，大可不必谎报。”讲到这里的时候，小平同志还以自己的出身成分为例，他说：“我本人就是小地主家庭出身嘛，这有什么！家庭出身不好和犯错误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嘛！我的家庭出身并没有注定我非犯错误不可。所以你们当中家庭出身不好的，不必背包袱，重要的是要对党忠诚老实，只有忠诚老实，才能取得党和人民的信任。”

讲到这里的时候，整个会场活跃起来了，尤其是我们这些刚入伍不久的青年人。说实在的，解放前能读上大学的，多数不是地主便是资本家，出身成分好的真是不多啊。听了小平同志的这番自我介绍，大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些象我这样原来因出身不好而背上包袱的人，顿时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情轻松了。就从那天以后，我们中队的同志在填写组织上发下来的表格时，便都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原认为不光彩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等如实填上了。在填写年龄时，有些原来只记得属蛇、属龙、属牛的，也仔细换算成公元纪年，没有一个故意把自己的年龄缩小或算大。

最后，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再一次教导我们说：“党耐心地帮助你们进步，你们也必须真心实意地服从党的领导，对她忠诚老实。……老老实实地说话，老老实实地办事，老老实实地做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上，